



那一夜秋风萧瑟,摧败零落。夜不能寐,耳听虫罐里不住吟唱的寒蛩,心灵反倒有了些久违的澄澈和安宁。在虫罐里歌唱的迷卡斗蟋,是我今年深秋捕获的第二只蟋蟀,与第一只双斑蟋蟀相比,它的个性腼腆,很少和人互动,只在夜阑人静时独自吟唱。还好,有了它们的倾情献唱,漫漫长夜不再寂寥,我对这些乡村流浪歌手也更加熟知了起来。

蟋蟀又称寒蛩、秋虫,北方俗称蛐蛐,在“中华三大鸣虫”中最具文化韵味,有“天下第一虫”的美誉。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,避寒趋暖的蟋蟀是季节变化的标志和秋凉的信号,其鸣声如同织布机工作的声响,似乎在催促妇女赶紧去织布,故又称作促织。因此,一听到蟋蟀的鸣叫,勤劳的妇女就要开始为家人捣衣和织布了,谢朓“秋夜促织鸣,南邻捣衣急”和杨万里“不解缣丝替人织,强来出口促衣裘”诗句反映的正是这个风俗。

蟋蟀的声音是通过摩擦翅膀发出

的,以此吸引异性和宣告领地。为守护领地,雄蟋蟀骁勇好斗,民间由此衍生出斗蟋蟀的习俗。斗蟋蟀始于唐朝天宝年间,兴于宋,盛于明清,从民间到宫廷都不乏爱好者。被称为“蟋蟀宰相”的一代权奸贾似道,就因玩虫祸国殃民,最终被淹杀在茅厕,真正遗臭万年。明宣宗朱瞻基酷爱斗蟋蟀,人称“蟋蟀皇帝”,蒲松龄的《促织》就是取材他在位期间的轶闻。

蟋蟀在中国约有150种,在闽南,除了迷卡斗蟋和双斑蟋蟀可以赏斗的品种外,常见的还有隐藏在枯枝败叶下的石首棺头蟋,栖息在树叶间的中华熟悉和梨片蟋等。不过,闽南最广为人知的蟋蟀可能还是灶蟋和花生蟋蟀。

灶蟋学名短翅灶蟋,其鸣声细柔清脆、轻盈婉转,宛如雏鸡“唧唧”的叫声,故又称“灶鸡”。灶蟋适应人类的居住环境,以人们掉落的食物碎屑等为食,民间传言家有灶蟋是足食之兆,还传说它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坐骑,因此颇



蟋蟀杂谈

王土龙

受人们喜爱。不同于迷卡斗蟋和双斑蟋蟀偏爱独居,灶蟋喜欢群居,加上其寿命长达一年以上,翻开砖石或堆积的菜蔬,常常可以发现灶蟋成虫会和各个虫龄段的若虫聚集在一起。灶蟋因喜欢生活在农村厨房的灶台而得名,成语“蛛丝马迹”的“马迹”指的就是它在烟熏火燎的灶台爬行留下的痕迹。灶蟋性喜温暖,秋冬时会避寒取暖,野外的灶蟋入秋后也会进入人类的住所,《诗经·七月》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,入我床下”诗句,歌咏的恐怕就是它!

但孩子们最熟悉的还是花生蟋蟀!花生蟋蟀,别称土猴,身长可超5厘米,是蟋蟀中的“巨无霸”。其鸣声刚劲洪亮,一“句”到底,几十米开外就可以听到。花生蟋蟀越冬繁殖,初冬就可以见到穴居的若虫打洞时推出的颗粒状细屑泥土。春暖花开,花生蟋蟀的若虫开始进入了活跃期,孩子们此时就可以灌捕了。而灌捕花生蟋蟀,也许是在闽南农村长大的孩子们共同的童年记忆。只可惜,花生蟋蟀个头虽然健硕却不擅长咬斗,而且体味大,并不适合赏斗。

倘若要蓄养雄虫玩斗,那最好选在月白风清的晚上去抓捕。蟋蟀在草地或断壁残垣处穴居,会根据来访者脚步声的远近来调整摩擦的频率,以迷惑来访者,所以抓捕时一定要听声辨位。抓捕时,孩子们呼朋引伴,蹑手蹑脚锁定鸣声出处,在一平方米范围内,打开手机筒仔细寻找就可以看到掩映在草丛下方的洞穴。此时,蟋蟀

听到响动后已经退入洞里,但因习性仍会伏在洞口观察着洞外的风吹草动。孩子们用手电筒照到洞口,就可以发现洞口晃动的两根触须。洞穴主人眼睛被光线照住,恍惚间静止不动。孩子们双腿跪地,用草茎探到蟋蟀的尾部,轻轻向外撩拨将它驱赶出洞,眼疾手快速进盆罐就大功告成了。

在没有手电筒的古代,孩子们只能挑灯捕捉。但不管借助何种光源,夜逮蟋蟀大概都是孩子们最怀念的秋夜趣事。南宋叶绍翁的《夜书所见》被选进小学语文课本,其中“知有儿童挑促织,夜深篱落一灯明”一句尤为人称道。无独有偶,姜夔、张镃在他们的“命题作文”中也分别写有“笑篱落呼灯,世间儿女”和“呼灯灌穴,斂步随音”诗句。蟋蟀成为国人吟哦的对象源远流长,从《诗经》到《古诗十九首》,再从唐到宋,及至鲁迅先生的百草园。它的歌声,天涯孤旅的游子听过,独守闺房的怨妇听过,驰骋疆场的征夫也听过。蟋蟀的歌声其实单调简洁且循环往复,但据说能安抚人的脑神经,有助于睡眠。可奇怪的是,那些写出涉及蟋蟀的诗文,偏偏都是文人失眠失意时写下的。“宿客几回眠又起,一溪秋水枕边声”,或许也只有那些伟大的失眠才会诞生出那些不朽的经典!

“曲曲”“曲曲”……那钢翅拍打着金风的声音,“比最单调的歌曲更单调,比最和谐的音响更和谐”,仿佛隔着时空的河岸款款而来,在灵魂深处轻轻地叩响。也罢,今夜无眠又何妨?一秋清句道不得,且听寒蛩吟将来!



福建初冬

陈正荣

初冬时节,北方大地已是银装素裹,而南方却是一幅温婉细腻的画卷。特别是福建,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情,在初冬时节展现出别样的魅力。

城市的街角,银杏叶开始泛起金黄,像是画家蘸着黄色颜料在大地上轻轻地点染出来。那明亮的黄叶,在阳光的映照下,闪烁着艳丽的光泽,如同点点碎金,随意地散落在枝头。微风拂过,叶片沙沙作响,似在轻声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古往今来,而后悠悠飘落,很快大地就铺上一层金色的绒毯。行人漫步其间,或跑或跳,脚下发出细微的声响,仿佛是在与落叶共舞。

在现代化的城市一隅,总会藏着古镇古村。这些古村镇,虽然历尽沧桑,但依旧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。比如泉州的安海古镇,石板路两旁是古老的商铺和民居,青砖灰瓦,古色古香。街头巷尾弥漫着各种美食的香气,沙茶面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,独特的沙茶酱与劲道的面条完美融合,每一口都让人陶醉其中;还有那热气腾腾的福鼎白茶炖鸡,白茶的清香渗透进鸡肉的每一丝纹理,鲜嫩的鸡肉入口即化,温暖了人们的胃,也慰藉了人们的心。在福州的三坊七巷,你可以品尝到地道的福建小吃,如鱼丸、肉燕、海蛎煎等,每一道美食都承载着当地的文化和历史。走进这些古村镇,仿佛穿越了时空,回到了那个优哉游哉的慢节奏时代。

福建多山,这里的山虽然没有巍峨壮丽,却也秀美婉约。武夷山、太姥山、清源山等名山,每到初冬,山色空蒙,云雾缭绕,如同仙境一般。山林间,枫叶也渐次变红,如燃烧的火焰般在翠绿的山林中蔓延开来。登上山顶,极目远眺,群山连绵起伏,层峦叠嶂,让人心旷神怡。山间的小溪流水潺潺,清澈见底,偶有几只白鹭在水边悠闲地觅食,一幅生动的山水画浑然天成。

海边的沙滩在初冬的阳光下依然温暖,光着脚踩在上面一点也不会冷。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地涌来,拍打着岸边的礁石,溅起洁白的浪花。渔民们似乎忘记已是冬天,依旧迎着朝阳出海,伴着晚霞归航,渔船上满载着丰收的喜悦,海鲜的鲜味飘散在空气中,辛勤劳作的渔家终日陶醉在这鲜味里,不知疲倦。

初冬的福建,没有严寒的侵袭,只有淡淡的凉意和浓浓的诗意。这里的一山一水,一人一物,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。这份温婉与细腻,使得福建的初冬成为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季节。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,我们不妨稍微放慢脚步,感受自然之美,体验人文之韵,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愉悦。



新泉州人眼中的冬至

戴清秀

许是只有到了冬天,才能实实在在地触及岁月的轮廓。昨日与好友相聚,我感叹岁月匆匆的同时,突然发现,再过几日便是冬至。冬至过后,就离春节不远了。在年前,被日子一天天催促着,直觉时光匆匆。时光又在哪呢?在时钟上,在日历中,或是行走在树梢上的月光里?我已无法计较了,只叹息冬至的到来,便意味着岁月的陡增,也意味着要进入一年当中最冷的“数九”寒天了。

俗话说“冬至大如年,人间小团圆”,南方人都喜欢将美好的日子都用在团圆上,冬至也不例外。冬至又被称作“冬节”,家家户户都会借着这个节头聚在一起,尽情铺展美好的生活画面。

作为福州人,每逢过冬至前夜,一家人都会围在一起做“时”。福州的“时”与其他地方的“糍粑”模样相似,在制作方法却截然不同。别处的糍粑是将熟糯米放进石臼里,用杵槌舂制而成,福州的“时”则是完全靠手工揉搓而成。

母亲将雪白的糯米粉团搓成直径约2厘米的长条,再分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剂子,我们几个小孩则负责一边搓圆,一边唱着童谣:“搓时齐搓搓,依娘疼依哥,依哥讨老婆,依弟单身哥。”童谣有趣,不过不如“时”更加诱人。

福州的“时”又称作“拨隆时”。“拨隆时”是福州话,就是将开水里

煮熟的“时”倒在提前炒熟的黄豆花生芝麻白糖粉制成的“时”粉里打滚,寓意时来运转的美好祝福。“时”圆滚滚的,外表香甜、内里软糯,一口咬下,Q糯无比,真是令人回味无穷。冬至当天,福州已经出嫁的女儿经常要一大早做好“时”送回娘家,以示孝道。

后来,我在泉州这座滨海城市扎下了根,这里的冬至又与福州的习俗截然不同。泉州人也称冬至为“小年兜”,过节时甚是隆重。泉州民协主席华发兄对泉港的民俗研究甚深,此番查阅他编撰的《泉港民俗风情》一书,才知道泉港的冬至有这么多讲究:泉港有“冬节不回家无祖”之说,因此,出门在外的游子,在这一天也都会尽力赶回家团圆的,可见重视之程度。

泉州冬至应节的食物叫圆子,也是由糯米制成,是古早的食物。据史料《清嘉录》记载:“有馅而大者为粉团,冬至夜祭先品也;无馅而小者为粉圆,冬至朝供神品也。”泉州人所说的圆子,便是这种粉圆。一家大小搓出花生米的团子,还分为红、白两种颜色,红的是用“红花膏”染成。据说还有大颗的包馅的圆子母,不论是“圆仔”或“圆仔母”,因为在冬节使用,都称为“冬至圆”。不过,这种小圆子没有味道,一般是放在水里煮熟,而后放入生姜白糖做味道。相较之下,我更喜欢福州软软糯糯的大块头“时”。

泉港人在冬至的当天早晨,还要煮汤圆先敬奉祖先,而后再作为一家人的早餐。还有的人家会于餐后留下几粒,粘在门上,称为“敬门神”。他们将元宵汤圆称为“头圆”,将冬节汤圆称作“尾圆”,寓意着全家人一年里从头到尾都能一切圆满。泉港很多地方还会在冬至这天上山扫墓,出嫁的女儿也会将做好的圆子送到娘家,娘家人还会回一些面线、龙眼、红枣等物。可见,泉港的冬至仪式感非常隆重。

而今,我成为新泉港人,由于工作和家庭的缘故,回福州吃“时”成为不太现实的事了,这里的习俗我也无从遵循。尽管如此,我依然保持着对冬至这个传统节日的尊重和怀念。

冬至即将来了,母亲说要去买“时”粉来“拨隆时”,我告诉她,泉港没有。她觉得不可思议,那么好吃的“时”粉怎么会没有卖呢?我不知道怎么用福州话翻译这里的习俗,只能安慰她,我已经网购“时”粉,过两天冬至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搓“时”了。

冬至,对我来说,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,更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珍惜与对未来的几分期许——不论身在何处,一家人平安团圆,便是人生最好的安排。



与冬同至(二章)

黄志专

冬至,为冬的真实跨出一步

真的到了。
立冬之后,历经小雪、大雪的淬炼,冬至,为冬的真实跨出一步。
只是一小步,没有掌声,也没有喝彩,只为这个冬来个真实的画面,却是值得骄傲与自豪的。

大家清楚,冬,上岸之后,一直努力着,不时有冷气吹来,让风给驮着,四处飘荡,偶尔还会冷你一个没商量,但地表的“积热”还在拖拽冬的脚步,不时挥发余威,阻挡着,冬也就无所谓冬。冬,不仅苦痛,还遭人唾弃,被咒为“神经质”……

骂就骂吧,谁让你疲软?
不过,此——从今起“销声”。
正常序列,有冬的真实。那是“冷”字当家的时段,防寒保暖,应该提上人生的议事日程,或穿着,增加几件衣服;或食补,吃点鸡鸭,提高身体素质;或锻炼,增强体质……不用犹豫,一切尽管来,与冬同步。
与冬同步。
从今启航冬的日程!

邀约,与冬同至

邀约,与冬同步而至。
风,为阴冷助力鼓劲,处处留下囁囁或呼呼声响,直击心窝里几行文字的陇亩,禾苗或小草或树枝,也开始摇头晃脑起来,神色似乎有点黯淡。

不消说,此时此刻,晃动,是必然的。
只是一种爱好,为点横竖撇捺注入汁液,在一方素纸或荧屏上来回彳亍,点滴天明,明天的日子开始有了温润。

行走,有文字做伴,不会孤单与寂寞。
集,为文而集。在茗城,喝一杯永和豆浆;散,为文而散。在龙湖,品一款野茶香。集与散,都是缘。缘未尽,“一巴掌”形散神聚。散文框架定律就是这般在理,为人所推崇,所运用于散文评价的一把标尺。

标尺在握,任尔西东,依然如故。虽然散文没有标题,也不失本色。
从心出发,那是滚烫的。
即便数九寒天,也可感到丝丝暖意。一杯香茗,抑或一杯“国台”,足以续延前事后情,何况还有几道佳肴予以加持,岂不更有底气?

乐见其成。
聚与散,进与退,都是自然的。散文的根,还是深深扎进广袤大地的;散文的魂,还是这般撩人心魄的。

一巴掌的指头,张开,是一把伞,甘愿为来者遮风挡雨,护航一程又一程,只要愿意。要是收回,便是拳头,出击便可打造一方沃土胜地,盎然一双双眼皮,为之所欣、所赏,只要底色还在。

今天,是冬至节气。虽然夜长昼短,但梦不多。
从此起步,夜,终将顿失滔滔,为白昼让路。

老家灶台的诗意守望

林新发

灶台,静卧在老家的屋中。
烟火熏染的印记,浓重且沧桑。
它曾燃烧,映着长辈的身影,
烧出饭菜的喷香,和日子的安康。

儿时的回忆里,它火焰常旺。
跳跃中,是生活的温馨与欢畅。
柴火与火焰,在它膛内共舞。
缕缕炊烟,是思念的绵长。

暮色降临,灶台便开始喧嚣。
与锅碗瓢盆,协奏成农家乐章。
祖母的面容,慈祥又亲切。
守护着温暖,岁岁如常。

灶台上,堆积着往昔的灰烬。
每一丝,都含着亲人的念想。
如今灶台已清冷,被时光封藏。
但在我梦里,它依旧烟火明亮。

长大的我,已告别那质朴的家乡。
霓虹的绚烂,模糊了旧舍的模样。
但每当孤独来袭,我总会念起。
那灶台的火光,和祖母的汤。
我希望回到,那眷恋的地方。
再次感受,灶台的炽热与慈祥。
灶台上陈旧的故事,慰藉了
我在这繁华里,漂泊的孤单与惆怅。